期待不合時宜

瀛苑副刊

藉著文字，傳遞著你我的消息。

「雖然看不見對方，當寫信的時侯，那種幸福的感覺卻油然而生，彷彿你的身影又再度的出現在眼前！」上一封信，你這樣寫著。

回信時候我告訴你，每天不忘檢查信箱，就彷彿裡頭藏著寶物一般，期待著裡頭躺著你那飽飽胖胖的信，「讀著你的信，與品味著一杯熱茶，是一種幸福。」你總愛在信中附上一包茶飲，這個動作，滿足了我的味覺之外，彷若與你共進了另類的下午茶，不同的是我們交錯了時間與空間，我看到三天前你的心情，在我小小的房間中，體會異地你的經歷。

雖然有人總以為這是個跟不上時代的模式，但我獨獨喜歡這樣的不合時宜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初上大學的我，總幻想會遇到一些石破天驚的浪漫，睡著前、上課中、即使是走在路上，都無可救藥地幻想著，幻想下一刻、轉彎時。

幻想得太努力了，以為出現的人，一定是個高帥穿著全身白色的男人，在茫茫人海中，不小心與我相遇。

越是幻想則越證明「現實是殘酷」的！遇到一、二個以為適合，事實上卻不適合的人，最後都是無疾而終，而那個幻想中男人的身影，也漸漸模糊，甚至於難以重繪。「這樣也好！不是嗎？」你說。

「或許吧！」我漫不經心地回答，咬了一口蘋果，在空中盪著清脆的回聲！

「你這人怎麼這樣漫不經心！」你依舊不忘訓了我幾句，也許是大學同學當了三年多，成長的過程，我總愛找你抱怨與訴苦，以你對我的了解，總是愛唸上幾句，或許是

我也對你了解，所以向來把你的話當耳邊風，不過我知道外表上，看似同樣堅強的我們，內心其實非常地柔軟，所以容易受傷。

然而處理受傷的方式，卻大大地不同，我總是當作沒發生過地逃避，而你則是認真地面對，即使是如刀割般的痛苦，也不願逃避。你曾因為失戀而大病了一場，足足一星期窩在自己的房間裡不肯出來，而我在失戀時情緒卻沒有什麼變化，如同往常一樣的笑臉，然而我知道自己其實是空虛的，你總是忍不住對我叫囂：「別裝了！」

所以當你再走出來時，是健康而更加地成熟了，而我卻如同往昔地徘徊於原地。

你告訴我你的那個女孩腳踏兩條船，你向來尊重隱私，所以未曾到那女孩的宿舍過，她生日，為了給她驚喜，拿了一束花到她的宿舍，發現沒人應門，而門口放著她的鞋子，另一雙則是無疑地屬於男人的鞋。

於是，你蹲在門口，足足等了一小時，門開了，走出一個留著鬍鬚的男人，你問說怎麼一回事，女孩啞口無言。

那束花就那麼落在地上，孤絕了的冰冷。

當你再度地走出來時，是一個星期後的週日，那天陽光特別地明亮，而氣溫相當宜人，電話響起，聽到是你的聲音，我不禁高興地大呼：「你醒了！」

「要不要出去爬山？有專程的司機喔！」你的聲音不再是之前的冷淡。

「有人載為何不去！我在宿舍門口等你。」

陽明山的空氣相當的清新，不知是心理的因素使然？還是原本如此！

我不禁小心地問：「你好了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想說嗎？」

於是你把過去一星期的想法告訴了我，原來過去之中，你認真地思考你與那女孩的相處回憶，在最後一天，你終於體會到「不過就是這麼一回事罷了！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我不解。

「就像白色與黑色，當二種顏色混在一起，是灰色！而這結果都不是我們最想要的！然而我們彼此卻不願為對方而改變，所以白色還是白色，黑色還是黑色，而結果還是毫無生氣的灰色！」

你開朗地繼續這個話題，「如果我願為她將本來的黑色變為藍色，而她願為我而變成紅色，那麼相加的結果就成美麗的紫色，但這樣是否就意謂了，我已不再是我了？會更快樂嗎？還是更痛苦？於是我想我不願為她而變。」

「我想我們都誤會了！原來，我們愛的都只是自己罷了！哈哈哈！」笑聲似乎與山迴響著。

面對他的開朗，我默然。

你突然用力地拍了我的肩膀，「你不該一直逃避了！」

「嗯！」給我一些時間，我在心裡這樣對自己說。

而我就這樣直到了大學畢業之後，才願真實面對自己的經驗，那天夜晚，無由地睡不著覺，我突然跳出床上，拿起信紙，將自己一點一滴地打在文字上，寄給了他。後來，等著信箱裡胖胖的信，成了最美麗又最不合時宜的期待。